

#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学生作品专版

《季节风》是由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一本纯文学刊物。自1989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文学化、生活化、大众化的宗旨，积极推介校内外最新的文学创作成果，努力展现中国语言文学的独特魅力，深受安庆师大师生的喜爱，并获得校外作家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现已连续出版75期，这在全国高校中都是极少的。《季节风》先后培养了杨四平、何冰凌、张尔、葛启文等一批知名教授、诗人、文化艺术策划人、央视记者等。为纪念《季节风》创刊三十周年，即将出版《风继续吹——〈季节风〉三十周年纪念文集》。

## 壁虎

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邹文博

在公园的某堵墙边，有着我们的主角——一只蓝色肚皮的小壁虎。小壁虎每天的生活悠闲而愉快，墙边的居所附近，有着它的8处避暑胜地，12个优质餐厅和20个晒太阳的好去处。

小壁虎常常一整天都呆在避暑胜地听蛤蟆唱歌。蛤蟆们唱的是什么呢？小壁虎听不懂这歌声里的意思，只是觉得它们的声音此起彼伏，怪热闹的。

荷叶一天天长大，小飞虫们也一天天变多了。小壁虎蓝蓝的肚皮每天都鼓胀着，快乐而富足的生活一天天仿佛没有尽头。

一个正午，另一只壁虎拖着步子穿过小壁虎的领地。

小壁虎绕到那只壁虎的侧面，和它并排走着。走了一段，到了一处避暑胜地。小壁虎用它的尾巴拍了拍新来的壁虎。但是那只壁虎没有理它，也没在避暑胜地歇息，继续拖着步子前进。小壁虎有些新奇，它继续跟着。两只壁虎走到了一个夏季餐厅，这是小壁虎特别中意的地点。小壁虎又用尾巴拍了拍那只壁虎的肩膀。这次，新来的壁虎猛地一扭头，往小壁虎的方向扑了一扑。小壁虎吓得连忙后退。“对不起，不好意思，打扰了，我只是……”小壁虎话还没说完，那只新来的壁虎已经走得离墙根很远了。小壁虎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负罪感，它扭过头，狠狠地用牙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一使劲，将尾巴挣了下来。尾巴在地上扭了扭，绕成了一圈。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那截尾巴落在草里，谁也没在意。到了冬天，它早已经风干，成了个戒指的模样。

## 落日火车

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钱博雯

女孩迎着落日张开双臂走在铁轨边，她低头踢起细碎的石子，扬起一阵尘土。

走累了，她便坐下来，托着下巴，橘色的落日点亮了她褐色的眼眸。山坡对面平原上的小村庄，所有的屋顶都染了落日的颜色。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安静地伏卧在平原上，像一个个橘色的扁圆小石子。

空气开始微微震动，铁轨上的灰尘也随之跳了起来。女孩留神听着远方的声音，火车好像近了……

仿佛在确认女孩的猜想似的，东面那边传来了清晰的火车鸣笛声，女孩站起来，跺着脚，伸长了脖子，她想看得更清楚一点。目光所及之处，出现了火车。那火车，由一个小黑点，正慢慢变大，正往这边驶来。

女孩兴奋得胸脯微微起伏，她向后退着。火车开过来了，越来越近，铁轨与车轮撞击的声音咣当咣当，携来的风，吹的沿路铁轨的草丛沙沙作响。

一节节车厢飞速地在女孩的眼前掠过，其中一节车厢的窗户打开了，车窗里的男孩半斜着身子站在窗户边，越来越近，正在向女孩奋力招手。

“我在这里……”男孩一手攀着车窗边缘，另一只手臂奋力地对女孩挥舞。他将整个脑袋探出窗外，风吹着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团，像黑色的火焰。

女孩眼圈微微发红，她奋力地挥着双手像是要跳起来：“再见啦——”

火车呼啸而过，女孩呼喊出的颤抖尾音淹没在了铁轨的喧哗声中。

女孩慢慢安静下来，她眯着眼迎着落日，目送火车驶向太阳即将落下的地方，火车在视线里越来越小，好像要融进落日的光亮里。

## 偷窥

201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潘显玲

开往市区的农班车，在落满碎石子的乡间公路上一路颠簸着。摇晃的车让人昏昏欲睡。

我身旁的那位老人，与我奶奶相近的年龄，缓缓从腿上的布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裹着的手机，她不紧不慢地解开两层塑料袋，里面是一部半新的智能手机。她左手紧紧握住手机的上方，右手两个手指使劲地戳了两下手机的开机键，屏幕亮了，不灵活的手指点开通讯录，突然手机界面蹦出一个对话框。

“是否更新你的手机系统？”

下面有两个选择，“是”或者“否”。老人迟疑不定，一个手指笨拙地在手机亮着的界面戳来戳去，但就是不去点那个“是”或者“否”，老人有些急了，两根手指滑稽地在屏幕界面地毯似地“扫射”，我站在一旁，好几次想伸出手帮老人取消

那个蹦出的界面，但又怕暴露我偷窥者的秘密，老人的两根手指停了下来，但它们并没有放弃，继续挣扎着，突然，老人的中指擦过“否”那个选项，手机瞬间恢复原本通讯录的界面。老人轻吁了一口气，手指在通讯录名单上划上划下，最后停在一个名字上，她又使劲点了一下，进入个人界面，老人拿近了手机，找到那个绿色的通话标志，像做了很大决心一样，庄严地按了一下。

电话不多久通了，那头是老人的大女儿。

“闺女，我马上到你家小区门口公交站了，我找不到你家，你过来接一下。”说完，老人乐呵呵地挂了，又拿起那两层塑料袋，给手机罩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

老人身旁的我一时有些无语，脑海里一直是挥散不去的那两层塑料袋。

## 玫瑰流浪者

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孙文静

那可真是无从谈起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流浪者说。我并没有再追问下去。

乌云下玫瑰色的阳光探出头大把撒向街角的那一端，空气里的水分子无孔不入。灰色的鸽子从我们的头顶扑棱掠过，远方传来卖花人的叫卖声。玫瑰，玫瑰，五元一枝。

如果可以变成在晚上八点半准时安稳睡着一夜无梦的小孩子便再好不过，即使费尽心机的小心思看起来也可爱无比。但是从某一刻，我开始明白有些糖果只是好看并不好吃。

我曾经也被人送过玫瑰。我旁边的流浪者缓缓开口。他望着变得晦暗的天空，我感受到的是难以自抑的悲伤。现实总是比故事来得凄惨一点。他总结一般自言自语。

那你就这样流浪下去吗？我有些好奇。

不知道。

那还真是令人难过。我想。

也许这只是一个在自己的世界走失的人而已，用自己的身体一遍一遍践行着寻找的动作，却不知道他要找的就一直在这里。抑或者他是知晓一切的，不过只是一种负负得正的小狡黠罢了。

我决计要走了。

走到拐角，卖花的姑娘拦住了我的去路。买一枝花吧。竹筐里的玫瑰们拥挤着卖笑，气味混杂在一起，分不出哪一枝是哪一枝的味道。我买下了一枝玫瑰，打算送给与我攀谈的可怜流浪者。可是等我回去长椅的地方，他却已经走了。

大雨倾盆而下。我与玫瑰狼狈不堪。

## 给自己的情书

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 沈跃进

那些早没有什么行迹的飞鸟，执着于没有绝对的天空，而我却只是执着于秋水后的虚无。黄昏来临，就要随着牛马徐徐行走于原野。一直以来，在每一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屋里，我一直强自说愁、顾影自怜地在别人的梦境里活着，庸庸碌碌，做着又一个又一个在荒野里的梦。

他们默默生发，旋即又默默死去。如同那些我遇到的孩子们，他们生长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在田垄上，在风吹过的麦田中心。那些黑黑的大眼睛，一尘不染，却可以将一生的眼泪和幸福揉进去。有多少前尘往事，在我的眼睛里匆忙掠过，流下或幸福或悲伤的眼泪。心房太小，也只好忘却。想要肆无忌惮，嚎啕大哭，而更多的却是居于真诚、眼泪之上，我只得许诺以无奈，以忘却，如此而已。

而这却是我所拥有的。除此之外，我只有辗转不定的季候风，风坠落在眼角，春夏秋冬，那

些幽微难明的痛苦或者欢喜，也只有我最清楚不过。一无所有，我也只好在无所有中看见所有，他们就是这样的，在每一个认不出什么注定要被忘却的地方，告诉我这些或者那些道路，添油加醋地粉饰出这样或那样的规矩。然而，他们的道路也终究消失在林中，他们彼此仿佛、相类，不过也只是仿佛而已，都没有了什么踪迹，灰飞烟灭，如此而已。

没有祝福，想要期待却没有期待，一切纵然消逝，遥遥的。想要挣脱，却无力挣脱。

于是，我失语了。那些伤痕也只是在别人的梦境里，在高床上，化作细腻的褶皱，被什么抹平，忘却。

水也只是水，飞鸟也只是飞鸟，道路还是道路。也没有什么可以倾诉，没有什么想说的。一切一如原初，十分遥远。

生命只是一瞬的阳光，自顾自离去了。

作品指导老师：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江飞